

我知道的麥理覺

伍淑賢

報上赫然見到麥理覺訃聞，原來這位前香港總商會總裁，我的舊老闆，已於七月十四日於溫哥華逝世，享年九十。翌日也有少量報章跟進報道。麥理覺爵士(Sir Jimmy Macgregor)一生跟香港的發展關係密切，很值一記。

火車上的人生

蘇狄嘉

從哈巴羅夫斯克踏上西伯利亞鐵路之旅，最長和最艱辛的一段路程，往第三站烏蘭烏德進發。聽從鐵路之旅領隊得出發前的提示，此段車程途經十個車站，五小時不能洗澡、火車餐卡食物超貴而難吃，四人一包廂的臥鋪需要自己收拾，不會如住宿酒店般天天更換被單、宜自備飲用礦泉水……大夥兒在上車前，在超市搜購糧食及衛生用品，應付未來兩天在火車上的生活。

琴台聚

黃仲鳴

在香港，專寫間諜小說的作家很少，數來數去，就只有一個仇章。他的生平所知甚少，只知道他生在廣州，是足球隊的健將。抗戰時，一九四二年吧，逃往韶關，於《中山日報》撰《第五號情報員》，一炮而紅。

間諜小說家仇章

仇章

仇章的創作慾特別旺盛，一部一部著作推出，如《遠東間諜戰》、《香港間諜戰》、《東京間諜戰》等，都是間諜小說。在這一時期，除了筆耕維生外，還擔任當時得令的天空小說家李我的秘書；可惜，在李我已出的回憶錄裡，未見有他一鱗半爪的紀錄；只知道逝世於一九五二年；有資料說他活了三十餘歲，有說四十餘，總之是英年早逝。

百家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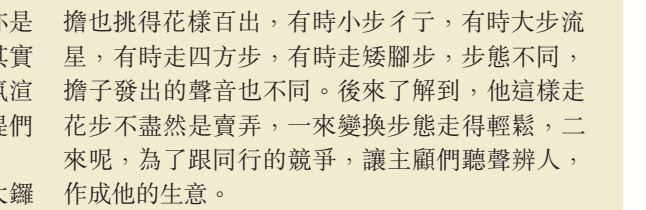
吳靄芹

約定俗成似的，從前各種市聲各有各的風格特色，不會混淆錯雜，如果要分類的話，可分為兩大類：一類是口頭叫賣聲；一類是器物鳴響聲。

「世界上有一個最可憐的殖民地，它的名字叫M埠。M埠的「宗主國」也是一個可憐的民族，廣東人稱呼它做大西洋，如果翻開地圖來看，就是西方的某某牙，弱小民族之一。」



出土的仇章遺作。



敲大鑼的是賣「大糖」的，主要賣手藝。

七月七日，蘇聯「末代」外長，格魯吉亞前總統謝瓦爾德納澤去世，享年八十六歲。蓋棺論定，西方政治家評價他是「冷戰」的終結者之一，兩德統一大功臣。斯人遠去，二十年前採訪他的一幕恍若眼前。



敲大鑼的是賣「大糖」的，主要賣手藝。

我所認識的謝瓦爾德納澤

尹樹廣

謝瓦爾德納澤並不回避國內政治危機，「目前局勢的確比較複雜，但與去年相比，已經趨於穩定了。前不久，我們通過了獨立後的第一部憲法，在此基礎上將舉行總統和議會選舉，今後四年是建設和發展國家體制的重要階段。」他也重點介紹了經濟形勢，「目前經濟仍很困難，但已出現好轉跡象。不久他即將舉行的總統選舉信心滿滿，稱六名候選人中，自己得到大多數選民支持。」

漫畫界神話

馬榮成

天下集體的風雲已連載廿六年，那個步驚雲像前面有一條等候拍照的人龍。馬榮成被稱漫畫界神話，自小便教書畫滿公仔，想不到這位油塘小子，十五歲入行，真的一步一畫出神入化，就連無線也以他作題材拍成電視劇。

小米粥

陶琦

市裡頭的飲食攤，很多都是順應季節改換經營品。入夏以後，賣粥的小攤就明顯增多了，大米粥、小米粥都有，兩者的吃法也是截然不同。大米粥是白粥，配上各色鹹菜吃；小米粥則是甜品，加上紅糖熬得糊糊的，又稠又黏，像是半化的果凍，有時用勺子舀，會牢牢地黏在勺子上，半天也落不到碗裡。這樣的小米粥就是作為消閒食物推出的，難以頂餓，加之甜品，也極少有人能吃上兩碗。人們多是早餐時配一個糖包子吃，以其半流質性略為消解饑餓的乾噁。或者人們下午走到市場買菜，腹內微感飢餓，吃一碗小米粥養胃，也會有一種安閒而滋潤的愜意。

市聲鳴榔

吳靄芹

幾艘打魚船悠然歸來的圖畫，耳邊則響起了清脆的鳴榔——漁夫以長木擊船舷的聲音。我在江南水鄉插隊落戶過，經常聽到水上鳴榔，聽似單調的「啪啪」聲，但竊以為那是江南水鄉最有意境的聲音。我這裡以鳴榔形容市聲，說明這種聽似單調的器物鳴響聲，實在是非常有意境的呢。

五味生

陶琦

然而小米到了南方，尤其是在嶺南，就受冷遇多了，人們只是在想要吃一些雜糧調劑口味，或者胃口不佳，須以甜品滋養的時候，才會選擇小米粥。街頭的糖水舖，用小米推著走的流動粥攤，都是把大鍋坐在一口煤爐上，鍋裡的小米粥一直在「咕嘟」冒泡，透釋出一種慢生活的休閒感。有些年輕人嫌小米粥的味道太單調，會要求只要一半，另一半要芝麻糊或花生糊，混合成「鴛鴦」。於是一碗很普通的甜品，就吃出了不一樣的風味。這種頗能反映近世消費心理的新煮米粥，也造成了不同的生活樂趣。

琴台聚

黃仲鳴

最近灣仔會展覽極熱鬧，書展和動漫節都吸引了無數知音前往。我到動漫節原因有二：(一)了解時下年輕人的民情；(二)拜訪「舊日的足跡」專訪嘉賓、今年動漫代言「風雲」的創作人馬榮成。